

大金国志



金國九主年譜

太祖武元皇帝

元名阿骨打改名
旻遼楊割太師子

以戊戌

宋徽宗重和元年遼
海濱王天慶八年

稱帝國號大

金建元天輔至癸卯天輔六年

宋徽宗宣和五年遼
海濱王保大三年

五月乙丑崩在

位六年

太宗文烈皇帝

元名吳乞買改
名晟太祖之弟

癸卯改元天會

宋宣和五年
遼保大三年

卽位至甲寅

天會十二年

宋高宗紹
興四年

冬崩在位一十二年

熙宗孝成皇帝

元名曷刺馬改名亶
太祖嫡孫定浚之子

甲寅天會十二年冬卽位至戊午

改元天眷辛酉改元皇統至己巳皇統九年

宋紹興
十九年

十二月丁巳

為從弟岐王亮所弒在位一十六年

海陵煬王

元名孛烈改名亮太
祖孫遼王宗翰之

己巳改元天德

宋紹興
十九年

卽位癸酉改元貞

元丙子改元正隆至辛巳正隆六年

宋紹興三
十一年

十一月乙未為諸

將弒于揚州瓜洲鎮龜山寺在位一十三年

世宗聖明皇帝 元名裒改名雍太祖 孫冀王宗輔之子 辛巳改元大定 宋紹興三十一年 十月丁未

自立于會寧府至己酉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 宋光宗庚戌紹熙元年正月 癸巳

崩在位二十九年

章宗皇帝 諱璟世宗之孫太子允恭之子 庚戌改元明昌 宋紹興元年 正月甲午即位丙辰改

元承安辛酉改元泰和戊辰泰和八年 宋寧宗嘉定元年 十一月丙辰崩

在位一十九年

東海郡侯 諱允濟世宗第七子 己巳改元大安 宋嘉定二年 即位壬申改元重慶癸酉

改元至寧 宋嘉定六年 八月甲午為紇石烈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弒于

其府在位五年

宣宗皇帝 諱珣世宗之孫顯宗允恭長子 癸酉九月丙午即位改至寧元年為貞祐元

年 宋嘉定六年 丁丑改元興定癸未改元元光至甲申元光二年 宋嘉定十七年

十月崩在位一十二年

義宗皇帝諱守緒宣宗第三子甲申元光二年冬卽位乙酉改元正大壬辰春

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宋理宗紹定六年癸巳歸德府絕糧六月犇蔡州

八月大兵與宋兵攻蔡甲申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正月己酉禪位

于後主總帥丞麟卽閉閣自縊在位一十一年金亾

金主自宋徽宗重和戊戌稱帝至理宗端平甲午計九主一

百一十七年

大金國志年譜終

大金國志目錄

第一卷

太祖武元皇帝上

紀年一

第二卷

太祖武元皇帝下

紀年二

第三卷

太宗文烈皇帝一

紀年三

第四卷

太宗文烈皇帝二

紀年四

第五卷

太宗文烈皇帝三

紀年五

第六卷

紀年六

太宗文烈皇帝四

第七卷

紀年七

太宗文烈皇帝五

第八卷

紀年八

太宗文烈皇帝六

第九卷

紀年九

熙宗孝成皇帝一

第十卷

紀年十

熙宗孝成皇帝二

第十一卷

紀年十一

熙宗孝成皇帝三

第十二卷

紀年十二

熙宗孝成皇帝四

紀年二十四

第十三卷

紀年十三

海陵煬王上

紀年二十三

第十四卷

紀年十四

海陵煬王中

紀年二十二

第十五卷

紀年十五

海陵煬王下

紀年二十一

第十六卷

紀年十六

世宗皇帝上

紀年二十

第十七卷

紀年十七

世宗皇帝中

紀年十六

第十八卷

紀年十八

世宗皇帝下

第十九卷

紀年十九

章宗皇帝上

第二十卷

紀年二十

章宗皇帝中

第二十一卷

紀年二十一

章宗皇帝下

第二十二卷

紀年二十二

東海郡侯上

第二十三卷

紀年二十三

東海郡侯下

第二十四卷

紀年二十四

宣宗皇帝上

第二十五卷

紀年二十五

宣宗皇帝下

第二十六卷

紀年二十六

義宗皇帝

第二十七卷

開國功臣

粘罕

骨捨

斡离不

蒲路虎

兀朮

銀朮

兀室

婁室

撻懶

撒离曷

窩里温

烏陵思謀

韓常

第二十八卷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蔡松年 蔡珪 高士談 馬定國

施宜生 郝侯 李晏 王寂 劉昂

楊雲翼 史肅 蕭貢 李適 馮登延

梁持勝 馮壁 韓玉

第二十九卷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麻九疇 高廷玉 張萬公 董師中

胥鼎 張行中 路仲顯 耶律履 王子可

李獻甫 党懷英 趙秉文 周昂

第三十卷

楚國張邦昌錄

第三十一卷

齊國劉豫錄

第三十二卷

立楚國張邦昌用文

立齊國劉豫用文

檢視宋國

庫藏

取去宋國印寶

宗族隨二帝北遷

第三十三卷

天文 地理

燕京制度

汴京制度

陵廟制度

儀衛

第三十四卷

旗幟 車繖

服色

千官品列

第三十五卷

雜色儀制

誥敕

除授

天會皇統科舉

天德科舉

第三十六卷

皂隸 浮圖 道教 科條 赦宥 屯田 田獵 兵制

第三十七卷

兩國往來誓書

第三十八卷

京府州軍

第三十九卷

初興風俗 男女冠服 婚姻 飲食

第四十卷

許奉使行程錄

立春國曆新田文

外賦宋國

第三十二卷

大金國志目錄終

大金國志卷之一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上

在位六年

太祖武元皇帝初名阿骨打後改名旻楊割太師之長子也其先龕福五世至胡來世爲酋長襲節度使胡來生三子長曰核里頗次曰蒲刺束季曰楊割楊割生三子長曰阿骨打次曰吳乞買又次曰思改卽粘罕父也金人至楊割太師始雄諸部初契丹國舅帳蕭解里聚衆爲盜潛奔女真因命楊割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遂懷大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遼主延禧初立

之年楊割死阿骨打立阿骨打生于遼咸雍四年戊申初在妊
娠時骨重異常兒將生河水爲沸野獸盡嗥及生若有光照其
室部落咸異之既長臂垂過膝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沈毅寡言
笑而有志弓力過絕于人嘗至其部落有意欲謀害之者阿
骨打覺之奮劍殺數人而去追者不敢當既立承楊割富庶之
餘兵強馬壯加以遼主天祚培剝是嗜上下荒淫其相李儼蕭
奉先輩庸瑣貪婪阿骨打益有異志

阿骨打之十三年

時宋徽宗政和四年遼海濱王天慶四年也

是春蘇源奚室蒲古率其部

落內附共七千餘戶是年始破遼國寧江州先是五國之東接
大海出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鷺鷥遼
人酷愛之求之女真女真苦之又沿邊諸帥邀求賂遺無虛日
遼主天祚如混同江釣魚時疑阿骨打欲殺之蕭奉先諫止阿

骨打知其意始謀叛。于是用粘罕胡捨等爲謀主，銀术割移烈、婁宿闍母爲將帥，侵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州。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爲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天祚再以蕭嗣先帥奚契丹五千人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又獲甲馬四千。天祚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付兵十萬使討之。計人家戶貫備一軍，富人有出一二百軍者，琳等非經濟才，統御無法。器甲聽從人便，往往以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于是分四路竝進，獨涑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幹离朶者以爲漢軍遁，卽領契丹兵棄營而奔。漢兵尚三萬餘，推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悉爲女真攻克。

阿骨打之十四年

時宋政和五年
遼天慶五年也

夏五月北方有光燭地火星出殷

殷有雷聲

六月括寧江州一路金銀粟帛盡數以往民間有

隱者斬丁夫強壯集得萬餘人勒歸軍前 是年生紅芍藥花

北方以爲瑞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採其芽爲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之其味脆美可以久留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寘楪中以爲異品

十一月敗遼師于混同江先是天祚征女真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步卒三萬人命蕭胡都姑柴誼將之南出寧江州齋數月糧期必滅女真阿骨打以刀務面仰天大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將皆拜曰事以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天祚遇乘其未陣三面擊之天祚大敗

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阿骨打之十五年

時宋政和六年
遼天慶六年也

春正月升骨捨爲正都統粘罕爲

左副都統阿忽爲右副都統

是年北方寒甚裂膚墮指多有

死者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禡皮藏去婦人以羔皮帽

爲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

則剝落無色也

是歲女真克遼渤海軍先是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守蕭

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

琳討之至瀋州女真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淳爲都

元帥仍募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以行淳至乾州武朝彥等謀

殺淳不克復召淳還遣蕭德恭耶律余覲等屯田爲備旣而女

大金國志 卷一
三
真破渤海軍斬高永昌其衆散爲盜所至擄掠而遼不能制

阿骨打之十六年

時宋政和七年遼天慶七年也

次年之冬始稱帝

金天輔元年

時宋徽宗重和改元遼天慶八年也

是春宋遣其使馬政來約夾攻遼先是

宋建隆以來女真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漢兒郭藥師者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宋遣馬政同藥師講買馬舊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骨打所居阿芝州涑流河問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建隆時講好已久今聞貴朝攻破遼國五十餘城欲復前好共行弔伐阿骨打與粘罕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六人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真二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爲贄是時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金人適至淳遇于徽州未陣而潰退保長泊魚務于是金人大掠經新城懿濠衛五州皆降之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少

第進士累官校書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是冬阿骨打用楊朴策始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國號大金楊朴又勸國主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天祚付東北面大臣議遂遣使備袞冕之服冊爲東懷皇帝國主召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將爲謝乃解尚人笞百餘尋遣還邀令稱大金皇帝兄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議遂格

契丹志云楊朴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八月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袞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日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

女真趙三阿鶻產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爲自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等備天子袞冕玉冊金印車駱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爲兄之文阿骨打大怒叱出來使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爲謝乃解人笞百餘次年三月遣蕭習烈等回云冊文罵我我部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皇帝兄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則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十二月七代祖龕福追諡景元皇帝號始祖六代祖名訛魯追諡德皇帝五代祖名洋海追諡安皇帝高祖名隨闕追諡定昭皇帝

號獻祖曾祖名實魯追諡成襄皇帝號昭祖祖太師名胡來追諡
惠皇帝號景祖父太師名楊割追諡孝平皇帝號穆宗妃后皆追
加諡號

天輔二年

時宋徽宗宣和改元遼天慶九年也

是年春北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

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城滅 二月遣李

善慶通使于宋善慶至宋國門宋相蔡京童貫見之諭以夾攻取
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齋詔及禮物與善
慶等渡海聘之止用詔書有開行至登州而死會謀者言金已受
東懷皇帝之封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
慶等歸呼慶至軍前國主及粘罕等責以中輟且云登州不當行
牒留半年始遣之隣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事吾已獲大遼
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

詔決難從也 是年知樞密院內相楊朴建議以為陛下肇登大寶混一封疆應天順人奄宅天命而六宮未備殊失四方觀覩欲乞備日冊命正后妃之位國主從之詔冊蒲察氏為皇后番漢羣臣稱慶先是女真驟興之初未具六宮之典僅有賢妃淑妃自餘姬侍竝稱娘子而已平遼所得中原士女艷裝麗色盡掠而北后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 是年攻破遼上京

天輔三年

時宋宣和二年遼天慶十年也

春正月肇州之始興隆州之利涉地震陷死

數千人

知樞密院楊朴建言惟我國家與自遐荒朝儀典章猶

所未備以中朝言之威儀侍衛尊無二上諸親從諸王部族尊貴者馳驅戎行雖不可盡責其自番漢羣臣以下宜致敬盡禮所合定朝儀建典章上下尊卑粗有定序國主從之是月宋遣其使趙良嗣來先是金使同呼慶持國書來宋因遣良嗣來通好猶以買

馬爲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雲舊地也第面約不齊國書 時金人出師三路攻遼之上京是夏良嗣等在青牛山追及國主遂從至上京觀其攻城不旋踵而破 良嗣之來使也大槩議夾攻遼使金人取中京宋朝取燕京許之歲幣初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國主亦許之遂以手劄付良嗣約以本國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則難依已許之約仍遣使偕來止作新羅人來朝見其國書畧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爲夾攻卽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敝幅冀諒鄙悰 馬政回使于金國書畧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伐契丹逃聞爲

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時春正月趙良嗣來使國主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輟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十里所攻城不旋踵而破七月回至女真所居留飲數日令契丹吳王妃歌舞飲讌妃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以他過囚于上京女真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令作奴婢遂使人權時國中議論不決以宋朝欲還山前山後地意皆狐疑且以山前山後北朝得之而雄若我滅契丹彼自以幣帛奉我粘罕云宋朝四面皆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强大如此亦未可輕之當且爲良圖少留使人國主遂將宋使馬擴遠行射獵每晨國主坐一虎皮椅上縱騎打圍嘗曰

此吾國中最樂事也既還令諸將具飲食迎邀南使夾攻之謀始如此

大金國志卷之一終

徵收

此書由日本國家圖書館徵收

大金國志卷之二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下

天輔四年

時宋宣和三年遼海濱王保大改元

春三月始于渤海遼陽等州權筦庫歲課

稍重商人疑惑金人但一切取辦于所在官場他不恤也 是春

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青黑

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 四月韓州千戶皮兀室帥其

衆謀入漠北以畔伏誅 五月遣使烏曷魯等如宋宋詔司業權

邦彥內侍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曰大遼已知金人海

上左還難以復如前議諭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懽心

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侯童貫回議之二使留宋國凡三

大金國志 卷二
月餘方遣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復遣使後曷魯等自海上

歸至其國國主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孛極烈吳乞買

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遼降人余覲爲先鋒以趨中京

天輔五年時宋宣和四年
遼保大二年也春正月知樞密院內相楊朴權知行營留守

事先是國主出征骨捨留守既有中京之行召骨捨共謀蓋骨

捨諸將中最有智而黠猾者也朴爲人慷慨有大志多智善謀建

國之初諸事草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 三月金兵攻破中京中

京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已與宋朝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

由其西而過遼主天祚震驚率騎兵五千犇雲中留宰相張琳李

處溫與燕王耶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馬三千匹犇入夾山

淳守燕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犇夾山李處溫與其弟處能及子

奭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淳乃率燕京數萬人勸進淳卽位改怨

軍爲常勝軍自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爲湘陰王淳主燕
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番部天祚主之猶稱保大
二年遼國自此分矣金兵追至雲中蕭查刺降進追天祚幾及凡
行帳輜重寶貨及其幼女盡俘獲之 五月國主用楊朴議始合
祭天地于南北郊及禘享太廟頒賜番漢羣臣以下有差 宋師
與遼人遇戰失利六月退保雄州 未幾耶律淳死蕭幹與大石
林牙立其妻蕭氏爲太后改元德興 時宋童貫爲宣徽使蔡攸
副之同復燕雲趙良嗣遺書開諭燕王淳使納土大畧云吳越錢
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懽好百年
誠能舉國內附恩數有加苟執迷失機恐有彭龐之禍淳得書斬
其使又令董寵兒遣人說易州土豪史成獻城復執送燕京斬之
宋种師道辛慶宗總東西路軍至白溝意謂燕人有簞食之迎初

至蘭溝甸爲遼大石林牙所襲而敗旣而淳益師二萬人渡白溝挑宋師宋師遇之又北燕王死于六月間國人立蕭太后 八月國主追襲天祚于國崖禽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國主遣偏師七千擊破之于是乘勝遂因秋成竝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九月遣李董烏歇高慶裔等使于宋初宋朝回書附其使還不遣報使國中疑宋有謀兼又未嘗先報師期輟進兵取中京移軍泉泊襲破天祚行帳旣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宋童貫舉兵國王與羣臣議恐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專遣使來烏歇等奏聞知貴朝遣童貫舉大兵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館伴趙良嗣荅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必較也宋徽宗待烏歇等甚厚賜予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

德宮蕃衍宅籩別館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桀黠知書雖外爲恭順稱藩頌德而屑屑求故例不已烏歇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畧曰所有漢地及夾攻竝如昔議慶裔曰夾攻一段且莫是候本國兵來否良嗣曰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後也趙良嗣報使馬擴副之冬十月宋師再舉伐遼高鳳郭藥師以易涿二州降

時蕭后管常勝軍郭藥師聞宋師忽自燕來進涿州藥師以爲圖已召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于是萬口響應囚監軍蕭餘度遣使奉表來降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

宋師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駐盧溝河攻燕京蕭后密遣

人招盧溝河四軍馳騎自南門入殊死戰宋師連戰敗績 十一
月金國遣使于宋議割燕山地初宋朝與金人約但求石晉故地
初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不肯割至是趙良嗣
馬擴見國主于奉聖州主令其弟國相蒲結與計事蒲結以往歲
不遣報使今歲遣兵失期爲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
二十四縣六州謂冀景檀順涿易也良嗣荅以兩朝皆以信義爲
主元約山後山前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辨論數四卒不從
于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來仍留馬擴于軍前未幾趙
良嗣送金使還且求營平灤三州 十二月童貫密使其客王瓌
禱國主具言貫兵已壓燕境乞如約夾攻國主遣瓌先歸遂分三
道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國主親趨居庸關分
三路入燕蕭后旣敗延慶獻捷于金奉表稱藩請和不許自媯儒

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走時馬擴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聞南軍到燕我心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兵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乃至此邪似此喪師有何誅賞擴荅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果敗雖賞亦誅國主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 是月初六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出犇未行五十里國兵遊騎已至城遼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出丹鳳門毬場內投拜國主戎服坐萬歲殿皆拜伏待辜于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炮繩席角是無拒我意也竝放辜纔撫定燕山卽遣馬擴歸獻捷國兵之入燕也大石林牙以蕭后歸遼主于夾山天祚殺蕭后蕭幹以奚渤海人入奚

良嗣至軍前時諸帥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使一廢寺中以擅
帳爲館是時國主營已立閣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
舞悉用遼人規式每日入擅帳門謂之上殿

天輔六年

時宋宣和五年
遼保大三年也

春陞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其遼之上

京改作北京先是女真之初無城郭止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
莊至是改焉置三省六部尹貳曹屬仍命左丞相陳王兀室撰女
真字以行 大宴番漢羣臣于乾元殿大合樂擊鼓百戲爲樂至
夕有沽酒匍匐于殿之側者 詔諸州積粟峙芻備軍前支給不
許雜以糠土 正月遣李靖寧朮割王度刺撒母盧使于宋宋趙
良嗣報使先是趙良嗣至軍前國主曰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
京不與汝家矣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讀至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
我大國其熟計之若不早見與請速退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于是

遣李靖王度刺撒母盧與良嗣偕來靖既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
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
上亦時許遂命良嗣與靖再使良嗣偕靖抵燕京見國主曰本朝
狗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國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
可得也遂議租稅國主曰燕租三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
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
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本朝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
增乃令良嗣歸報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爲國主謀
嘗以詩獻之曰君王莫信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索南朝不
已然國中自以分軍護送擄獲東歸又山後告急以天祚謀復故
地而張穀據平州不能無懼自南使過盧溝悉斷橋梁焚次舍亦
恐宋不從而自防也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遞奏其畧云貴朝兵

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倘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使國書畧曰本朝與貴朝通和每曲從所欲以成交契今代稅之物悉如來諭國主大喜遂議雲中地兀室曰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然其民却待遷去良嗣曰若止空城安用之兀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犒賞諸軍耳

三月郊合祭天地依天輔年間例施行車騎填咽諸大臣骨捨之屬躑躅其前仗衛不肅無復中朝儀制矣 寧朮割王度刺撒毋盧持誓書再同良嗣等至宋求西京犒賞金帛引對徽宗許以二十萬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及誓書議交割燕京日子良嗣與寧朮割皆言國主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

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寧朮割共爲欺罔卒啓兵
端夏四月以燕京六州歸于宋先是盧益與國使寧朮割至燕
山金人止之以候犒師金帛已乃得見兀室等先索誓書觀之斥
字畫不敬屢却回令至京師易之益等諭以南朝皇帝親御翰墨
示尊崇大國之意猶不聽凡改更三四宋朝皆曲意從之且言近
有燕人趙溫訊李處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可議交燕地趙
良嗣諭宣撫司縛溫訊等與之旣至粘罕釋其縛以爲用遂遣楊
朴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于宋且索米二十萬石
自是童貫蔡攸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凡燕之金帛子女職官
民戶爲金人席卷而東宋朝捐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粘
罕猶欲止割涿易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蓋
海上初約燕人歸南朝奚契丹渤海人皆屬金國也

燕雲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諭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也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當時南宋之割地也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地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爲燕京以控六郡號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昔宋朝海上密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故幹離不後自平州入攻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誤也

國主以徽宗建中初元立歷崇寧大觀至政和凡十二載疑遼主
天祚知其意志始謀叛逮政和四年初屠寧江州再敗蕭嗣先于
出河店繼而張琳四路之師敗又繼而天祚親征敗高永昌據渤
海而女真屠之遼東燕軍畔燕王而女真殪之遼東長春兩路以
次克捷而國主始稱帝矣 當盧益奉使時國主賜益等花宴是
日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輟謝漢兒左企弓已
下悉搯笏捧觴稱壽一如契丹之儀時國主自入燕以後所擄中
原士大夫之家姝姬麗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歸其國酣歌
宴樂惟知聲色之娛至此形神已病中觴令盧益便辭全不及交
燕事 國主有子八人一曰阿母二曰室曷卽嘗之父三曰設梁
虎與室曷同母乃正室所生四曰幹离不昔誤呼二太子五曰窩
里唄昔誤呼三太子宋紹興四年冬曾至江上者六曰兀朮昔誤

呼四太子七曰窩里混昔誤呼五太子今號自在郎君八曰阿骨
 保那王是也與兀朮同母蓋國主稱兵之初長子阿母在世呼作
 大太子而第二第三子已亡所以幹離不人誤呼為二太子如兀
 朮亦誤呼為四太子也國主立其弟吳乞買為之後除諳版字極
 烈為都元帥是年五月國主旻殂上諡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
 祖建國登皇帝位首末凡六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終

大金國志卷之三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一 在位一十二年

太宗文烈皇帝初名吳乞買又云吳乞馬後改名晟楊割太師第二子也生時有白雉之祥既長方頤隆準身長八尺立髮垂地爲兒童時不喜嬉戲落落有大度曾有道人以所佩劍授之光彩殊常曰佩此可辟惡兵除不祥受訖道人不見遂寶祕之凡太祖用兵時密謀祕計皆其所與性特果決抑服旁近部族說以甘言不服則以兵加之攻遼時三數大戰皆親犯矢石爲部衆先金國自胡來以諸版字極烈爲儲副太祖之時以弟吳乞買爲之後太祖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死于軍中時天輔六

年五月

宋宣和五年也

太祖有八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弟吳乞買吳乞買

立就是年改元天會賜文武官爵秩有差親從兄弟各加一等

其諳版字極烈又以弟斜也馬為之務欲兄弟相傳其都帥之

權歸儲副耳不論年也是時大功臣如粘罕幹离不兀木蒲路

虎兀室撻懶之徒國人謂之郎君皆有大功既滅遼駸駸氣燄

虎視中原自張穀平州之叛而南北釁啓矣

天會元年

天輔六年改元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也

夏燕人張穀畔穀仕遼知契丹必亾盡

籍丁壯潛練兵為備國兵下燕粘罕謂康公弼曰我欲擒張穀何

如公弼曰是趨之畔也親見穀諭金國之意穀曰契丹八路今特

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公弼達其語于粘

罕粘罕信之改平州為南京加穀同平章事至是國主新立遂遣

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患遠徙私訴于穀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

立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興復先責企弓辜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國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宋朝之援何懼乎穀以其事問李石石以爲然遂拘企弓數其辜殺之遂以平州附宋 八月辛巳朔日當食陰雲蔽之不見 是時宋已得燕山之地先是金人克燕京時蕭幹名夔離不者據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皆藥師之功也藥師在燕山凡有請宋朝無不從 十一月國兵破平州得宋朝所賜穀詔穀挺身走燕山其弟懷宋詔書走又爲國兵所獲自是歸曲宋朝未幾入侵

張穀遣其弟來通款宋朝宋朝授穀節度世襲平州令李安弼

賫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授穀惟燕山路轉運趙良嗣力
爭以爲不可恐必招金人之兵宋朝不從穀聞安弼至率官吏
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宋詔書乃歸曲宋朝累檄
宣撫司取穀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至未幾金太
子窩里孛由平州入侵矣

十二月國使初往宋賀正旦

天會二年

時宋宣和六年
遂保大四年也

春正月慶陽府環涇州大水漂居民三千餘

家詔于大定府置廣積倉上京府之宜春有狗生角三月國

主之豹子河避暑是月遣使往宋丐糧先是良嗣使金時許金

人糗糧二十萬斛至是詣宣撫司來索所許譚稹曰二十萬斛豈

易致邪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金使曰去年四月

間趙良嗣已許矣稹曰口許豈足憑邪終不之與由是怒及舉兵

亦以此爲辭云 五月國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許元宗爲
賀登位使元宗至涑流河金國素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燕悉
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觥之伎鬥雞擊鞠之戲與
中國同但于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
所爲者莫知其說 其國初無城郭四顧茫然皆芟舍以居至是
方營大屋數千間曰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 七月國兵破應蔚

等州

天會三年

時宋宣和七年
滅遼之歲也

先是遼主天祚竄入陰夾山國兵以力不能

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
是聞粘罕歸其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攜其
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
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爲國兵所敗又畏中國不可仗乃謀犇西

夏未至國兵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逾年而卒
遼國遂亾 十二月幹离不粘罕分道入侵南宋東路之軍幹离
不主之建樞密院于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
建樞密院于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國人呼爲東朝廷西朝廷于
是幹离不之軍自燕山侵河北粘罕之軍侵河東克朔武代忻等
州直趨太原 先是金人旣獲天祚連遣三使聘宋初曰報謝通
好也次曰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曰賀天寧節也使傅繼來河朔至
京供億疲敝其實窺覘道路使之不疑及三使北歸宋禮部郎中
陳桶爲送伴使至境上已宣言大舉公爲掠奪無常儀桶懼馳還
時粘罕已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畔犇之具言中國虛實又
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畔歸粘罕由是劉彥宗余覩蕭慶力勸粘
罕言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侵然尚

未顯然渝盟宋朝以故事命吏部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旦使
行至境上值幹离不入侵遂執察等責使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
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金人曰我以南
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故欲敗盟以此爲兵端有死而已膝
不可屈也金人怒執而殺之 宋朝聞其南侵詔童貫再行貫又
遣馬擴往使且交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至境嚴兵以待止許吏
卒三人從乃趨庭叅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如見國主禮首議山
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斃
不謂貴朝陰納張穀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
見給今當畧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穀之請上
每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蔚應州飛狐靈邱
兩縣粘罕云爾尚欲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乘論汝

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粘罕所言告
賈貫驚未幾金使撒盧拇王介儒來同日進軍直薄馬邑而營撒
盧拇至太原貫曰如此大事何不預告我荅曰兵已興何告爲擴
微言以撼之撒盧拇曰國相若以貴朝可憚不長驅也莫若勸童
太師速割大河以北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卽與其屬宇文虛中
等赴闕稟議至太原諭帥臣張孝純以赴闕之意孝純愕然曰金
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將河
東與敵河北亦豈能保貫怒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
貫置帥臣何爲孝純撫掌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臨軍乃
畏怯如此身爲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
下士乎貫翊日遂行用九日止京師 冬十一月幹離不軍至燕
山府鹽場 十二月初破檀薊州時郭藥師已屯東郊蔡靖出金

帛犒軍行至三河藥師戈甲鮮明步伍整肅金人初見亦懼幹離
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藥師鏖戰三十餘里金人已
北張令徽等先自遁金人力追之是役也令徽與刺史皇賁陰約
開門內應初八日靖見藥師共議死守晡時藥師招靖等計事會
藥師家藥師迎謂靖曰令徽初無戰意已遁矣太學不得已姑降
如何靖曰誓死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衆共抱持之軍官
方驅運使呂頤浩等出藥師曰不必爾聚而鎖之并其家幹離不
至藥師率衆降金人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令悉降靖曰旣就執
矣尚何降十一日幹離不遣蕭室奴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
子語諸軍勿恐此坐南朝渝盟耳曰太學南朝賢臣將大用靖曰
靖一書生身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何足用次日幹離不遣人議
相見之禮靖曰兩朝兄弟之國望闕之拜靖不敢辭拜見太子不

可藥師曰太學與部使者拜堂上衆官拜堂下可也靖乃曰太子能議和靖一屈膝何所惜遂如藥師議既退幹離不使王芮來取和議之書中山府連三奏至京師宋朝失色

金人初于漠北爲契丹苦虐幾二百年一旦乘忿而起重以遼主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久不親兵革往往聞風而潰武元稱兵之始成敗未係推心用人苦樂同之有得其勝計者恣所剽掠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脅軍伍以應之以至渤海酋長大撻不也高永昌契丹副都統耶律章奴耶律余覲亦率衆而歸之于是金人之執遂莫禦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人入遼東長春等路討賊自累戰累敗多爲所虜不得西歸鄉里及金人于天輔六年驅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驅

失業人皆歸怨于朝廷及金人已立劉彥宗時立愛爲金國相
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壠田園親戚之故愈勸金人南侵兼契丹
舊臣降金人者如余覲締里稿里特离不王芮鐸刺乙信特可
九哥馬五耶律暉毛曷魯王寶奴蕭天吉蕭庭珪之徒已得用
事又太子之妻金輦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粘罕之妻蕭氏乃
遼主天祚元妃各因間可入內外勸之南侵陰報宋朝助兵攻
遼之隙仍四來番漢烏合之衆蟻聚蜂起燕雲陷北之人皆欲
西歸故金人驅率其衆假以平州張毅爲名渝盟入侵時藥師
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欲乘執東歸故金人南侵也驅
力勝貪忿之徒乘契丹報怨之執率陷北燕雲之人燕山之失
其理必矣

粘罕自雲中遣女真萬戶温敦郎君蒲魯虎賽里契丹都統馬五

東侵居庸關以應幹離不同取燕山

遼主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州又退保廣平甸
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既而西走雲中至于夾山以保四部族
衙武元及粘罕兀室以契丹畔臣余覩爲鄉導自中京由平地
松林徑趨雲中路以追之後于山金司獲天祚于是媯州儒州
歸化奉聖宏州雲中寧州德州東勝天德雲內皆爲金人之有
後武元帝死粘罕專制軍事遂據雲中已違元議不肯歸雲中
地至是以幹離不來征燕山之境粘罕遣兵攻居庸關以應之
慮居庸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關攻易州及出奇取鳳山
沿皇大妃嶺道以入昌平縣既至昌平則反顧居庸矣于是居
庸亦潰金人遂入居庸 初藥師之備金人也嚴于東北而弛
于西何哉蓋東北乃金人來路也燕山之東以韓城鎮爲界東

北以符家口爲界韓城符家口去燕山皆四百餘里幹離不旣
侵東北探騎潰軍絡繹而來燕山得預聞之故藥師出常勝軍
屯于燕山之東白河以待敵西則居庸爲絕邊去燕山無百里
之遠但閉關而已更無他備不意粘罕間道取居庸一夕攻城
故預無警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果能全勝追敵而東則西
亦爲粘罕乘虛矣況戰復不利何以禦之

幹離不留蔡靖守燕引兵向闕以藥師爲先驅攻保州安肅軍不
克圍中山府宋詹度禦之藥師旣畔金使詣宋國具言擁兵來
因辭頗不順徽宗引咎歸已連下哀痛之詔國人讀之有流涕者
沈瑄是時留守在營聞幹離不初告靖議講和事請將文字來至
慶源府太史局占帝星復明怪之已而徽宗內禪大驚欲回藥師
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至信德府不移時遂克執守臣楊信

大金國志 卷三
功幹离不登城撫諭居民

金人以幹离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罕守雲中以圖入
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幹离不越三鎮直至輦轂
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宋朝雖得朔武蔚應四州而未盡得
雲中之地故舊邊尚不失備粘罕所以不敢輕至雁門石嶺之
險越太原之重地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爲新邊竭舊邊
之力以禦之故新邊一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幹离不乘隙
可入焉然亦有說幹离不所以易中國之太甚在藥師不得無
謀何以見之觀夫幹离不與粘罕始則分路以圖入攻河東河
北而已非有直造京闕之志以粘罕之雄尚且遠遣撒母使夏

國許割地以爲牽制猶不敢輕舉

是時粘罕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
武州及河東兜峇斯刺曷董野鵲神崖榆

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金肅河清
二軍約入侵麟府以牽河東之執

况幹离不者才居粘罕之下豈敢直越

大河以至宋闕邪此蓋燕山之陷藥師族隸幹离不之軍藥師欲自結知必告以方今童貫在并州以圖雲中貫之所在重兵係焉粘罕既由雲中入侵貫必與之相持京畿內虛河朔無備可因粘罕以爲牽制也幹离不信而行之故是歲入侵中原功居粘罕上其爲藥師之謀明矣

粘罕進兵取朔武忻代四州進距石嶺關遂圍太原代州安撫史抗父子迎戰死之初宋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等軍皆山後漢兒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十餘萬官爲贍給久之倉廩不足因飢而怒出不遜語官軍所請皆陳腐亦怨每語漢軍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番人乎吾誅汝矣漢兒聞之懼至是金人至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決漢兒開門進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

大金國志 卷三
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時十二月初九日也忻州守賀懽度執不敵開門張樂以迓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關猶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命冀景景辭孝純不許復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其前及至關守忠果啓而獻之景單騎犇還 金人至太原太原旣受圍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爲備義勇將劉嗣初領衆四千先屯平陽有欲降心會金人已圍太原其餘黨謀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平陽于大金于是僞爲入城貿易者旣入則殺守關者啓關以納其軍其徒大譟而入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股栗馳而呼曰奸臣置漢兒內地今果墮其計中其徒輩宿憤縱兵屠城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哀金銀掠婦女然後投金于是金人益熾

留數萬人圍守太原而去半趨宋闕粘罕遇城必攻故比幹離不
其行稍緩

粘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整肅器甲

慮家計寨難取

代州絕邊
控扼之所

遂分兵由胡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

觀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初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
勝破矣既行越家計寨直至代州竝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
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忻州石嶺關聞風皆降于是金人
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始有輕中國之心

是年冬宋徽宗傳位于皇太子是爲欽宗改明年曰靖康仍令李
鄴來使告內禪且求和

大金國志卷之三終

...

...

...

...

...

...

...

...

...

...

大金國志卷之四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二

天會四年

時宋欽宗靖
康元年也

春幹离不克宋相濬二州先是內侍梁方平

領軍在河北岸鐵騎奄至倉卒犇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

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人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

望風犇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

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初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

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州

癸酉幹离不圍宋京師先是藥師嘗打球于牟駝岡知天駟監有

馬二萬匹芻豆山積至是導幹离不使奄而取之幹离不曰南朝

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宋李綱督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邱衛州門綱登城督戰殺數千人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金人于順天門外宋師稍振游騎不敢旁出 宋遣鄭望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康王構質軍前幹離不憚之更請肅王樞代之遣康王還

初命望之爲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李稅爲使而改望之等爲副以金一萬兩賜幹離不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稅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洵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需犒賞之物金五百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須尊其主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達宋朝欽宗以皇

弟康王爲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在金營幾月幹離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李綱力爭以爲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于遣使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綱獨留三鎮詔不遣

遣王洎素頡頏入使宋朝會种師道等勤王兵至宋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竝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种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先是李鄴使于幹離不軍求和幹離不以兵攻京師不克乃遣王洎偕來鄴盛談金強我弱以濟和議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執如太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懼

意李邦彥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安社稷惟李綱言擊之便欽宗不從乃用邦彥計二月姚平仲夜劫營金人覺而敗之

宋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种氏乃欲夜叩金營生擒幹离不奉康王以歸平仲謀泄金人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劫寨爲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金戰于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兵馬爲金人所殲欽宗大驚有詔不得進兵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

圍宋京城凡三十日旣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退師

幹离不師退抵中山河間兵民固守不肯下卽以矢石擊之而

退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竝不從 三月宋詔三鎮堅守又以李綱爲兩河宣撫至太原克平陽始議棄守三鎮

粘罕克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會平陽府威勝軍相繼而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旣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_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破守臣張確死之

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兵追斡离不之師及于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啓欽宗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速還綱力爭于宋欽宗得旨復

遣而諸將還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
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于城
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繞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
勝軍阨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
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粘罕敗朔州守臣孫翊于太原城下
翊沒于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于交城

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旣侵太原反據雁
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于
城下粘罕憚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于金而
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于是軍畔翊
方戰爲畔徒害之可求統府州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

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于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折可求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益金人初攻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府州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贖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幹離不亦喪氣矣由是歎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國兵克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于是武州爲西夏所陷 夏幹離不

自東京歸至燕山宋師送之至境上而回 國主始改都統府爲
元帥府用國相劉彥宗之議也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
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始以其弟諳版孛極烈斜也馬爲都元
帥弟骨盧你移賚孛極烈爲左右副元帥弟撻懶爲左監軍兀室
爲右監軍閣目爲左都監耶律余覲爲右都監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彥宗議始改爲
元帥府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于是絕好惟金肅
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 幹離不奪郭藥師常勝軍器甲
鞍馬散歸遼東遼西

時京城未破兩河未失燕雲人心未安戰爭勝負未保而藥師
反覆之徒存之或爲後患故遽奪器甲鞍馬而散之此金人之

所以得志也

粘罕兀室余覩自太原幹离不撻懶闕目自燕山會于山後避暑
議事及秋而還

時三大帥避暑而宋朝援兵四合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女真萬戶婁室敗种師中軍于榆次師中死之

金人圍太原多于潞汾兩路以拒宋師不謂師中由平定出土
門一旦去太原無一舍遠敵衆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
旣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
與張孝純王稟之軍以爲表裏則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
汾潞由是汾潞之師亦可前進太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以
孤軍爲憂回趨榆次就糧宜乎爲敵人所襲以至敗也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秋粘罕兀室余覩自草地歸至

太原幹離不撻懶闔目自草地歸至燕山 九月粘罕破太原始粘罕攻太原久不下乃于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行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破金師盡殺勝捷軍帥臣張孝純被禽繼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宋下哀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

王稟係宣撫司統制自童貫棄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居多及至城破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破士無鬪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赴汾水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大罵

率諸將執兵同踐之而暴于野
宋遣使吳革至軍前

革以閣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叅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
直金人相顧動色愧服爲追回威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
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欽宗問割地
事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渝盟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
爲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乃遣革陝西勾兵委諸帥臣講武備
仍置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幹离不破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死之先是幹离不
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置乖謬翊率衆晝夜搏城上
金人初攻北壁翊力拒之至是僞攻東城還薄北城黎明鼓衆憑
堞而上城破邈被禽翊猶率衆巷戰知不免縊而死

真定之破也邈已抗節故幹离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彥宗逼
邈出仕邈不從復逼邈剃頭頂髮邈亦不從彥宗逼之遂削髮
爲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以不仕彥宗憾之聞于粘罕粘罕
命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屈邈之忠義于斯著矣先是宋
真定帥劉幹守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
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爲堅壘朝廷以太原危
急恐東軼征河朔命幹爲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
險幹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拙于應變人
心未附金人卒至圍城不旬日而破軍中無人思守者邈聞
劉彥宗勸幹离不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授以勅命邈幹离不
粘罕以書遣使宋朝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覲蠟書并元割三鎮
書畧曰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復回日輒受間諜之謀

陰傳構結之文今楊天吉王汭爲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暉王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賞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卽行誠諭竝令開門以待先是斡离不軍旣還粘罕尚留隆德遣簽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止之粘罕旣聞斡离不獲金帛不貲而已無所得于是遣使求賂時宋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旣領肅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伴使邢倬曰金國有余覩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千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粘罕斡离不倬遂以聞宋大臣信之卽以詔書授倫納衣領中仍賜倫等絹各千疋白金千金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奏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粘罕復提兵

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祥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爲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爲粘罕遊兵所得故金人以爲辭金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于欽宗前曰陛下旣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欲復立契丹之後欽宗曰此乃奸人所爲也金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欽宗乃卑辭深明其非朝廷之罪更命王時雍特館之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總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金使頗頷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

粘罕克汾澤等州

初粘罕旣克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壘十數汾雖

糧乏兵疲獨不降并力攻逾月又克之知州張克戩死于難者
八人乃東攻太原之青陽青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而
金衆萬人竟不能拔欲據井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幹離
不合兵攻平定幹離不自真定西之平定軍亦喪萬人拔之
粘罕幹離不會議平定軍再往宋京城

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
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執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
取東京未晚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
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幹離未未有語粘罕怫然以手
去貂帽擲之于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
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
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

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幹離不忻然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南征之計遂決于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于東京是歲百雉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

粘罕留銀朱守太原幹離不留韶合韓慶和守真定各率其衆南征幹離不侵慶源府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拒扼又宣撫范訥軍五萬守滑濬幹離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十一月幹離不侵宋京師屯劉家寺

京師危急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皆以有詔毋得逼城有妨和議皆粘罕幹離不以和議之說而誤攻守之計也

粘罕克平陽府又克西京及河陽府

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宋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

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提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金兵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瑾皆棄城去粘罕乘勝克河陽及西京

閏十一月克鄭州克懷州守臣霍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諤張訥丁潛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粘罕圍宋京師屯青城

金師已抵城而國事危矣惟何桌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此歛兵不下惟以割地贖金幣議和爲說

丙辰宋京師破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破時宋京城中不過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收金師得之以

爲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三萬人轉戰而前勤王之師無一至者貸糧之請會盟之說粘罕不過假和之一字以誤之而攻城日急矣 先是有卒郭京者都人盛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生禽粘罕斡离不何棗孫傳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是日大啓宣化門出去敵不百步時天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宋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俄頃金兵分四路鼓譟而進前軍殲焉後者悉墜河城門急閉京白叔夜云須自百年法因下城引餘兵兩遁國兵登城者纔數人衆皆披靡城遂破王宗漣引殿班下城急呼斡駕四壁兵大潰國兵因而上城京師里巷強梁乘此作亂

粘罕遣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城中子女玉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辛酉宋欽宗往青城二宿而返

宋何棗陳過庭與粘罕幹離不相見粘罕應荅琅然幹離不唯唯而已初何棗率都民欲巷戰聞者爭奮由是斂兵不下乃僞唱和議人心稍安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粘罕幹離不令若水何棗來議事若水入見欽宗曰粘罕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棗爲請命使粘罕曰自古有南卽有北不可相無也今建議期在割地而已棗拜回言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朕當自往耳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卽以講和割地爲言宋之君臣往往惑于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

錠縑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下在京共七千匹皆歸于我

宋朝大括金銀戶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根括而監察御史胡舜

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僕副之

...

...

...

...

...

...

...

...

大金國志卷之四終

...

大金國志卷之五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三

天會五年

時宋靖康二年高宗中興改建炎元年也

宋親王二人來軍前賀正粘罕遣使

入朝賀正頗不為禮

庚子欽宗復如青城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妃嬪皆挈而

北

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二十九日又遣

使請車駕出城且賫金國之書曰今已破汴二主不可復居宜

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號但稱宋王二月十一日

欽宗車駕出幸金營百姓數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

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爲
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金營旦去暮卽返矣若不使車駕出
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
輩蓋攀輅之人也至軍營粘罕坐帝西向使左右以詔書示之
諭以別立賢君之意十八日車駕入城三月初一日粘罕遣二
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欽宗前曰今日北國皇帝已有施行
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初三日欽宗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
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主使人擁帝降自北道至
一室以兵刃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
衣數十人引太上由旁門小道而去自初四至十五日間皇族
后妃諸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
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擁二帝至階下宣詔

曰宜擇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
差人津遣前來是日以青袍易二帝衣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
之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褻若水
惟有死而已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爲范瓊誘殺之十七日粘
罕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上皇曰元帥今遣汝趨燕京朝皇
帝已詔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矣十
八日車駕北行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傳詔令往雲中聽俟旨
揮

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若水至軍前罵
聲不絕粘罕擊之面目爲傷若水氣悶仆地良久乃甦粘罕使
人監視日三飯之若水絕不食粘罕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

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粘罕再召若水若水歷數失信五事肆罵不絕粘罕大怒卽圍邱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罵愈切軍中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履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憊人聞而悲之

劉韜徐揆死于金營

劉韜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韜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之所以死也乃以衣條自經徐揆本太學生爲書以獻粘罕厲聲抗論殺之

粘罕責金銀不足殺宋從人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竝坐根括金銀不足乃敲殺之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

王僕各杖數百唐老死于是再括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分詣懿親藩衍宅遍括

宋興革謀起兵范瓊誘殺之

革初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迎二帝事泄爲范瓊所害革至死顏色不變人爲泣下

粘罕又以國主之命逼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邦昌僭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稱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曰手書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 春三月韓离不退夏四月粘罕退 宋建

炎元年宗澤留守東京

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宋太祖卽位迎周太后西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甲戌降手書迎康王其語畧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循羣臣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惕漸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上表勸進康王其表畧曰使生靈惟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何益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禮且慰撫之是年五月康王卽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建炎元年張邦昌安置潭州尋賜死

夏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粘罕不由河北歸至燕山，約會于山後草地避暑，議事粘罕不以病死。

粘罕不知康王卽位，張邦昌入覲，故會粘罕于草地，議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粘罕不打毬，冒熱以水沃胷背，致傷寒而死。遂中輟時六月二十一日也。

秋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取陝西，夏人從之。粘罕已嘗渝盟于夏國，而夏人又從之，何哉？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擄掠耳。

七月宋二帝自雲中如燕山府，起燕山雲中上京東京遼東遼西平州長春八路，隸于諸萬戶，入侵兩河，取諸州郡，惟左監軍撻懶親圍中山。

兩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故各據人馬以圖。

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衡相援故一州旣破復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盡爲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官軍多棄城南走兩河州郡外無救援內復自亂于是爲金師乘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洛冀磁相絳久而後克撻懶親圍中山中山巨鎮守禦尤堅于他郡故也

諳版孛極烈斜也馬都元帥以病死除曷刺馬代之曷刺馬乃亶小名也是時亶方童稚國主擬爲儲嗣故有是除是年冬除窩里唄武元弟五子也爲右副元帥代幹离不遂自本國至于燕山粘罕約諸將分征河南窩里唄自燕山率衆由清滄渡河以征山東

粘罕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將分征河南攻山東者窩里唄攻西京者粘罕又除萬戶婁室爲陝西路先鋒都統以萬戶撒离曷孛董副之以攻陝西宋賀師範以陝西兵與金人戰于八公

原死之

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渡河陽再破西京及遣銀朱拔東茶曷馬等以攻漢上先是去年冬粘罕已破西京以高世由守其後翟進殺世由據其城粘罕至此再破

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白磊金師不得渡粘罕乃以重兵屯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與進陰遣銀朱領輕騎取九鼎渡河還攻河陽南城建雄之軍遂潰粘罕得渡首敗姚慶軍于偃師慶死之西京官吏棄城南走殘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屯于大內以代州降守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銀朱前攻漢上粘罕不自行者時以宗澤守東京恐邀其後故親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漢上之師無後顧之憂也

婁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攻長安

大金國志 卷五 五
時婁室屯河中蘇村宋軍扼蒲津西岸金師不得渡遂潛從韓
城上流一夕履冰而渡直攻長安于是長安之衆不戰而潰

天會六年時宋建炎二年也春粘罕屯西京寓里唄破青澗二州而還 婁

室旣破長安繼攻鳳翔秦鳳等路後爲張嚴所敗粘罕聞之將自
西京提兵西援婁室行次陝府會聞嚴已敗績婁室北渡蒲津故
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晉絳以歸雲中

婁室攻鳳翔守臣劉清臣遁熙河帥張深遣裨將劉惟輔禦之
惟輔舞榘刺殺其將號黑風大王者婁室執窮退走深更檄張
嚴以兵繼進時粘罕知婁室爲張嚴所襲又聞韓世忠兵至故
棄西京分兵親援婁室且留兀室余覩之衆以待世忠之至旣
而嚴至鳳翔戰五馬山下婁室伏兵于五里坡嚴至伏發不利
嚴死之金人謀趨涇州又爲曲端吳玠所敗粘罕焚掠西京取

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婁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及同華陝以歸于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還

二月破中山府

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一年乃破初撻懶圍中山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逾半年金人不能下至是呼總管欲盡使城中兵擊敵以衆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部將沙振使往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裹刃入府害亨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金人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

二月宋翟興復西京

危致虛旣敗統制翟興提兵數百入洛陽禽守臣世由斬之

三月宋李彥仙復陝州金人復渡河先攻虢後圍陝彥仙極力禦

大金國志 卷五
之金人敗于城下而去復攻虢州破之夏四月銀朱與其弟拔
束兵二十萬下宋鄧州帥臣危致虛走劉汲死之南陽儲峙甚多
至是悉爲金有需民間金帛根括無遺及刷汝金房凡四州之民
以歸兀室余覩敗翟進于西京復下其城後又敗進于文家寺
繼敗韓世忠于永安後澗而去

宋建炎元年冬粘罕再攻西京官吏棄城南走統兵官翟進率
軍上山保險至是春粘罕盡焚其廬舍刷居民北去故進始得
其城然兀室余覩之衆尚屯河南白馬寺白馬坡河清長泉等
處雖去不遠而金國視爲棄物不復顧之無何進于四月十二
日出兵夜攻其營金以間探預知反爲所襲進敗出城據文家
寨復爲金乘執追擊世忠又敗世忠于永安後澗時當盛夏北
騎非利之時又以連敗宋師可得休息且知粘罕北歸故復棄

西京相率而回雲中因留萬戶茶曷馬以戍河陽

五月宋遣使宇文虛中來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貺爲通問使副祈請二帝堅不許之

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貺爲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竝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獨留金國

冬窩里嗚撻懶之衆敗馬擴于北京清平因之以攻河南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澶濮圍濮州爲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夜鑿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而走至城破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

盡屠其城

破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 破德州都監趙叔醇死之

破濟南府守臣趙德降之 破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

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爲辭金人

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問沮降者誰

永熟視之曰不降者我粘罕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

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人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粘罕怒

并其家害之 破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而遁 破冀州權州

事單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守備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擊退之或

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

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以數十人皆以濕氊裹身躡火

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破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破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謀知曲端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鄜延安在防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初庶用端爲都統制庶御下嚴多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銜其語及是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鄧州之淳化庶屢趨其進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金人遂乘虛破延安府

八月宋二帝自中京如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徙依撻辣以居撻辣亦厚待之

粘罕旣破澶濮會窩里嗚之衆同攻北京繼攻兗鄆十二月破襲

慶府有欲伐孔子墓者誅之

時漢兒將啓孔子墓粘罕問曰孔子何人通事高慶裔曰古之

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伐盡殺之故闕里得全

天會七年

時宋建炎三年也

春破徐州守臣王復死之

粘罕破徐州守臣王復肆罵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初韓世忠

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之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

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

軍逆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

破淮陽泗楚等州

破淮陽執守臣李寬破泗州守將呂元閣瑾已焚淮橋道金

人由招信路將渡淮縣尉孫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沈其數舟會

大霧蔽日金不測其多寡相持逾半日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

兵暉且戰且却及城破寬死于敕書樓 破楚州守臣朱琳降
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瞿重成喜將萬人俱遁 破泰州
守臣曾明降 破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判官齊志行降 攻
滄州守臣劉錫遁

粘罕自東平襲慶徐泗以攻揚州

自去年秋窩里唄旣破五馬山寨探知馬擴軍來使人馳會粘
罕共備之故粘罕留兀室余覩守雲中率衆南征也粘罕初下
大行由懷衛將東應窩里唄聞擴已敗于清平窩里唄從而入
侵由是粘罕亦渡黎陽以攻澶濮澶濮旣下時杜充守東京慮
敵西來決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東會窩里唄同下北京繼攻
兗鄆故至是由徐泗以攻揚州

破揚州二月宋高宗如杭州

高宗時在揚州得天長報聞金人已至乃如杭州以州治爲行宮

窩里嗚撻懶闍曰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與仁廣濟以水阻而存

時山東之民正當兵火之際復有河決之患高宗旣渡大江青鄆兩鎮又先破沒州郡互不相救至是歲復大荒人民相食嘯聚蠡起巨盜王江宮儀每車載乾屍以充糧爲金國所乘而盡破之

破晉軍守臣徐徽言死之 夏窩里嗚撻懶闍曰屯濱州 四月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平元帥府差宋畔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路諸州郡先是豫元爲宋濟南守其后畔宋歸金金仍用之至此然後除知東平也 六月破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 尋破單州 尋破南京執守臣唐國佐而

用之 破沂州

秋粘罕自東平歸至雲中窩里温閣曰自濱州北歸燕山留撻懶
于山東后撻懶移屯濰州 試舉人于蔚州遼人應詞賦兩河人
應經義忻州進士孫九鼎爲魁 九月破永興軍 婁室破長安
帥臣郭 遁 粘罕禁隱藏被虜亡人犯者罪死 國主行下樞
密院分河間府爲河北東路真定府爲河北西路平陽府爲河東
南路太原府爲河東北路去宋朝新改諸州郡名復舊州縣名
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時金國所命官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于市驗之頂髮稍長大
小且不如式斬之后韓常守慶源耿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衣
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民無辜不可勝紀時復布帛大貴

細民無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并樞密院于雲中除雲中韓企先爲相同時立愛主之粘罕以彥宗之故命其子筈僉書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兼西京留守 冬十月圍蔡州宋守臣陳昌寓敗之 兀朮請于粘罕及窩里溫乞提兵侵淮從之以女真萬戶聶耳銀朱拔東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漢軍萬戶王伯隆大起燕雲河朔民兵附之 冬兀朮率衆渡江分路入攻 攻萊州張成以城降攻密州李遼吳順以城降遂分兩道一自滁和攻江東一自蘄黃攻江西

破滁州 破壽春府官吏以城降 破廬州帥臣李會降 以

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 破和州守臣李鑄降 破無爲軍

守臣李知幾遁遺民固守山寨 破黃州 破臨江軍守臣吳

將之遁 破吉州守臣楊淵遁 破撫州守臣王仲山降 破
袁州守臣王仲蕤降 尋屠洪州分寧令聚衆拒守金人引去
又攻采石渡 下建康府杜充李悅畔降 又攻建昌軍爲
宋蔡延世所敗

兀术之取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泛海自爲金師所乘耳南
朝若其主親征豈至縱師如入無人之境乎

十二月破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自越州領兵來我師大敗
餘杭守臣退保山寨 兀术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
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

破越州帥臣李鄴降

蘇赫氏始創於赫魯

唐無入等以燕兵建百守此皆豈謂赫魯

論赫魯可登於山秦水木自澤古赫魯與赫魯曰南陳百

外國歐宋高宗自開國赫魯赫魯曰赫魯其末拜西大規

十二月如赫魯等

西晉其主赫魯登至赫魯收八舞人之與乎

水木之類山南本裝其祀具也蓋風之氣自為金而赫魯曰南

宋蔡文世視別

又文采百幾 才慮東仰卦衣六卦神料 又文墨曰爾

遠州守國王外與製 赫魯對池公理合乘乘守守金人氏

大金國志卷之五終

守自赫魯 赫魯曰守守守守

大金國志卷之六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

天會八年

時宋建炎四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温居燕山

撻

懶屯維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因圍

楚州

左都監閣曰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率眾拒之高橋戰數合慮其益兵復來與
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
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
之金人遂退

二月婁室攻陝州李彥仙守禦甚備婁室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西而全陝沒矣彥仙守陝再逾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諲遁王暉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諲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荆南府守臣唐慤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撒离曷及黑峯等攻邠州宋張浚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离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郎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聶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鑿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舟師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濟遣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旣

墮復跳馳而脫詰二人卽兀朮也旣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朮之壻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朮懼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懶在濰州乃遣李董太乙趨淮以爲援

兀朮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或教于蘆場地開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尾擊敗之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權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大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動以火箭射海舟弱蓬世忠軍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兀朮輜重自瓜步口壚相啣至六合不絕爲宋

岳飛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爲趙立所敗未幾破揚州承州趙立中砲死又破楚州會聞宋師出陝右託言應之因而西去

兀朮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撻懶時在濰州遣人誚兀朮南征無功可至于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征江南兀朮皇恐推避不肯從之方躊躇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人出陝右兀朮因而應之于是留撻不也聶耳王伯隆軍于淮東以待撻懶約拔東等西去

雲中留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兩河州郡旣下之後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它人粘罕從之

大金國志 卷六
于是令右監軍兀室馳請于朝國主從之

金師自破山東撻懶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撻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心腹也恐為撻懶所先遽建此議務欲功歸粘罕而又使豫知恩出于已望其後報也或謂本鄧州畔臣張剛中獻策于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酌之復以其說為已策獻于粘罕非也金師取山東止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不易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撻懶豈敢擅許乎大都劉豫揣意求于金慶裔懷私屬于豫其所由來漸矣

粘罕遣高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州郡迎合上意共推

劉豫

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吏民于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某

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執
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
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
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故豫得僭位酌慶裔賄賂不可
勝計麟猊輩後于慶裔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

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
民願狀于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佯辭之又且推前知
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後粘罕又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
南百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可
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于是諾後孝純由此得還宋 遼東漢
軍萬戶韓常與大行義士原明戰于真定西山胭脂嶺爲原明所
敗千戶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授靜江軍節度使知

慈州

金國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若解軍職出官對格換授此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換授憑武元差扎押字則爲御書慶餘隨常父慶和降阿羌爲千戶故換授靜江軍之節度繼以守土之任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差也在軍則權爲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爲庶人或就軍中受代則復爲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民兵充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

蔚州百姓劉里龍造妖起兵旣而獲之國兵因破劉里龍害及數

縣河北簽軍首領聶淵再破東京

時山東河朔已爲金師所取京西京南盜賊大起四方路阻米斛二百千人民相食聶淵乘而破之

夏兀室見國主回至雲中與粘罕余覲同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窩里唄之望國崖避暑望國崖在儒州望雲縣北也 秋粘罕兀室余覲自白水泊歸至雲中窩里唄自望國崖歸至燕山撻懶自濰州親攻江東 七月宋師復郢昌府又復鄜州宋二帝自韓州如五國城

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宋吳玠復永興軍金人大懼遂調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張浚亦劄諸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大戰

九月國主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尹高慶裔禮部侍郎

知制誥韓昉爲冊禮使副于九月九日立劉豫于大名府國號大齊

北京旣破南軍聞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至是誅爲首者數十人于莘縣豫由此不居北京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爲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柬權爲左右丞弟益爲北京留守子麟爲濟南府時大金又以兀朮南征所降李鄴李儔鄭億年臣豫豫降南京爲歸德府改東京爲汴京升東平府爲東京去淮寧潁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 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置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爲之二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 豫之僭立也止用天會之號是冬奉國主之命改元阜昌 馮長寧以淮寧府降

豫請行什一法除戶部郎中權侍郎後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爲兵每畝田科錢五百又建歸受館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權場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逼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大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今至此惟有死耳何相窘拜邪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之敗屈節于祿山遠矣 孝純之得還也蓋亦有由是年五月六日粘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于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于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故蓋是

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是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里閭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斑衣之句則衆不知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出濟南歸徐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某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拜偽相當是之時孝純昵于親黨懼于還北因而遂喪晚節惜也

十一月歸秦檜于宋用粘罕計也檜之入北從二帝之上京逮二帝東徙韓州檜依撻辣爲其任用撻辣南征以檜爲叅謀以催錢糧爲名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軍之監已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檜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
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兀朮婁室敗劉錫軍于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萃兵淮上宋張浚
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我虛乃檄召熙河經畧劉錫孫渥
劉錡等會兵甚衆皆言我鋒方銳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
旗婁室曰彼給我也擁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錫
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未分鐵騎出其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
軍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
遂乘勝而前

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危致虛戰于陝府曲端戰于邠州白
店原劉錫戰于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
兩川于是州郡盡爲金所破

冬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鄙之久而命知相州

嘗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塢起寨于西山保聚村民金兵
攻之往往爲塢敗去及多邀金兵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
而擒之時塢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旣得塢命釘之于車刺刃于
股將欲支解之塢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塢曰爾若降我當命
爾以官塢罵曰爺是宋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橛更不移
改竟爲所害噫充聞塢之風豈不愧與

粘罕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境州縣皆閉門及
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竝籍入官刺其耳爲官字鎖之
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于回鶻諸國以易馬及有賣
于萌骨子迪烈子室韋高麗之域者蓋旣立劉豫以舊河爲界恐
在北者逃歸故耳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

粘罕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粘罕患貧民之多恐致生事遂以散米賑濟爲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之

大金國志卷之六終